

第一季
口述海垦

“我是中国人，为什么中国人种的橡胶不能卖给中国？”即使时光已经过去76年，年届耄耋的雷德万在镜头前，回忆起父亲当年愤慨的质问，声音依然发颤。

随着这份讲述，一段随风远去的往事被揭开。1950年，雷德万的父亲雷贤钟，一位在马来亚富甲一方的商人，在得知天然橡胶作为重要战略物资被禁止卖往中国后，毅然决心变卖家产，此后五年间，以身涉险，谋划并成功地把当地优质的橡胶芽条、胶种装进一只木箱，漂洋过海带回祖国。



雷贤钟像。

『橡胶王』雷贤钟

木箱里的家国山河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

南洋赤子 丹心不灭

“这是我爸爸当时引进的三百多桩芽接桩原始的基地。”三亚市海棠区，一片蓊郁苍翠的胶林深处，雷德万正缓步穿行其中，阳光从叶隙间漏下，碎金般铺满林地。他抬手抚过一株老树的躯干，指尖沿树皮的沟壑徐徐滑落，仿佛在辨认一段久远的记忆。

“这里种了以后，芽接桩发展起来以后又芽接，芽条锯下来又嫁接到其他地方种。”在雷德万眼中，这些橡胶树，每一棵都见证了父亲雷贤钟的赤子之心。

雷贤钟与橡胶的因缘，几乎绵延了一生。

1903年，雷贤钟降生于福建古田县梅平村一户赤贫农家。十九岁那年，外祖母将十八块大洋塞进他手中，他揣着这些盘缠徒步至福州，挤上木帆船，前往马来半岛。

初抵异邦，身上仅有的十八块大洋即被窃尽，两手空空的少年，从扛重活做起，每日垦荒十余小时，拉过牛车，挖过山脚，种过橡胶，直至三十五岁方得成家。

终于，他拥有了自己的胶园、林场与花木场，雇工五六十人，住洋楼、坐轿车、专车接送子女上学，赤手空拳闯出一片天地。

若故事止于此，不过是一介草根逆袭的传奇。

然而，命运总在不经意处无声牵引。1950年的一天，一份报纸摆上他的案头，赫然刊载马来亚联合邦的宣布，禁止向中国出售天然橡胶。

雷德万在复述父亲的激愤时，语气仍不平：“当时马来亚种的橡胶，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中国人种的。中国人种的橡胶，凭什么不能卖给中国？”

彼时，周恩来总理欢迎华侨回国支持新中国建设的号召传至南洋，令海外侨胞心潮涌动。雷贤钟又闻海南气候与东南亚相近，亦可植胶，这让他激动不已。这位果决的商人，当即作出抉择：归去来兮。

1953年，雷贤钟带领18名侨工组成的考察团，启程返琼。从海口至万宁，经琼海、陵水、崖县（今三亚），一路踏勘，最终驻足保亭——一片原始森林覆被的处女地，土膏肥沃，离海较远，台风难以深入。他眼前为之一亮，决心在此种植橡胶。当地政府迅即批复用地申请，他首期投资30万马币——侨福垦殖公司由此创立。

上山开荒，定标挖穴。吃在山上，干在山上，住在山上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公司开始正常运转。

然而，一番深入考察后，雷贤钟的心情重又沉落。他发现当时海南所种皆为本地实生苗，产胶量极低。一个更为决绝的念头在他胸中萌生——折返南洋，将国外最优品种带回来。



雷贤钟与原南田农场橡胶园工人在一起。

七夜孤航 一箱希望

1954年，雷贤钟只身重返马来亚。他把在海南考察和成立公司的情况告知亲友，动员他们筹集资金购买良种，回国种植橡胶。

此后一年有余，行动秘密开展。雷贤钟变卖木板加工厂，变卖橡胶园，变卖全部家产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。

找胶种，找芽接桩，找芽条，雷贤钟穿行于胶园之间，逐户探访，逐品遴选，最终精选出十八个当时产量最高、胶质最优的品种RRIM600、PB86、PR107……这些象征希望的每一个编号背后，都是禁令，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赌注。当时马来亚政府明令规定，凡将橡胶产品或种苗带出境者，将被处以死刑。如何取苗，如何包装，如何通关，每一环节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雷贤钟秘密行动，严防告密，备好良种。

1955年10月30日，雷贤钟断定时机已到，一家11口，登上了“海后”号客轮回国。

十几个“行李”木箱中，还隐藏着特别打包的“绿色金子”——100余斤胶籽、200余米芽条、300余株芽接桩，分门别类装进木箱，箱面覆以布匹、衣物与毛毯，箱底用药水保鲜。

那一年，雷德万才九岁。他在后来的讲述中反复提及一个细节：父亲为母亲购置了特等舱，非为安适，只因舱内配有淡水。每到夜深人静，父亲便悄然为木箱中的芽条和芽接桩逐一洒水，天未亮再将木箱抬回原处。如此往复，七日七夜。

终于，船抵海口秀英港，芽条和芽接桩成活率竟逾百分之八十。然而岸上的惊险，丝毫不逊于海上。海关开箱查验，迟疑不放。雷贤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因为再耽搁，暴晒之下将前功尽弃。幸得一位《新海南报》记者相助，辗转上报海南垦殖分局橡胶处。专家赶至海关，确认良种，即刻呈报中央，终于得以放行。

雷德万回忆，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租来一辆以煤气为动力的货车，自海口向三亚藤桥进发，颠簸三日三夜。车行坡陡力竭之时，需加煤气，众人便下车步行，途中以饼干充饥。

如今，当年运送胶种的木箱被妥善地保管在海南农垦博物馆里，箱面斑驳，刮痕密布，边缘已有朽蚀的孔洞，无声地诉说着那份漂洋过海的家国之情。

脱下洋装 扎根天涯

踏上海南岛那日的欣喜，雷德万记忆犹新。彼时他尚不知，艰辛的日子正等候在前。

在马来亚，雷德万住楼房，有独属之室，出入乘父亲专车。回国后，全家栖身茅草屋，理发须步行十余公里至藤桥，往返需五六个小时。工人生病，须以担架抬到五指山求医，山路崎岖，众人轮换抬行。

“生活是非常辛苦的，没有米吃，粮食紧张，我们吃过木薯的芯。”可在雷德万的印象中，父亲从无一言怨言，从未喊过一声累。

雷贤钟将西装锁入箱底，换上粗布工装，戒绝烟酒，全身心扑入苗圃，与工人一同开荒拓土、挖山植绿。他植胶自有章法——依山形而布，每亩至多三十株，间隙植防风林。从马来亚带回的“毛蔓豆”，春夏疯长可抑制杂草，秋冬枯槁则翻入土中化为绿肥。

1956年，雷贤钟赴京出席第一届侨联会议，当选为全国侨联委员。其间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。总理询问他带回的品种何时可割胶，彼时海南本地实生苗需七八年方得开割，雷贤钟伸出五指，沉稳作答：五年。

1959年，雷贤钟种植的第一批芽接苗在定植后四年零八个月——开割。其中一个品种，单株年产干胶六至八公斤，为本地实生树的四倍有余。整个垦区为之震动。当年那句“五年”，雷贤钟未曾辜负。

此后数年，雷贤钟的事迹渐为世人所知。人们尊其为“橡胶王”。

1984年，雷贤钟辞世，葬于他守护近三十年的原南田农场橡胶园中，紧邻那片由他亲手引进的芽接桩繁衍而出的第一代胶林。数十株老橡胶树环伺，当地人亲切地称这座坟茔为“雷公墓”。出殡之日，当地黎族同胞以最高礼遇——鸣放粉枪——为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人送行。

从一棵树到一片林，从一只木箱到千万亩胶林——到20世纪80年代，雷贤钟引进的良种已在海南垦区广泛种植，并推广至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福建等省区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垦博物馆提供

AI绘图/陈海冰